

一位绝症父亲给女儿的瓶中信

生爱



死爱

邓
鼎
著

凡夫最大的荣耀，不在一水风行，永无失败，而在
屡仆屡起，愈挫愈勇，获拥一颗坚强而高贵的心。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一位绝症父亲给女儿的瓶中信

生爱 ♥ 死爱

邓
鼎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爱·死爱/邓鼎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354-5447-8

I. 生… II. 邓… III. 书信集-中国-当代 IV. 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6398 号

责任编辑:黄海阔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周 佳

责任印制: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027-87679362 87679361 传真:027-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湖北鄂南新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5 插页:1

版次: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8 千字

定价:23.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前 记



宝贝，当我在案头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你已经甜甜入梦了。而你能通读如是尺牍之日，不知道何月何年，应该是大女孩了吧。大女孩，多么润肺暖心的一呼呀。看着你从产房的小肉团到长成亭亭玉立的靚少年，时光弹指数载，岁月飞也前驶，但对我来说不过转瞬之梦。这一瞬，是一段苦旅，也是一季美的历程。生物造化的神奇，人生百味的冰火，世间万象的圆融，记忆往昔的繁花，都让我这般切肤地感受到了。

那一天将无比华彩……到那时，你已不是在父亲怀里撒娇的小猫了，应当出挑成清扬的仙子，如今天一样有着鲜花的笑靥，如今天一样有着水晶的明眸……我还能看到那样的一天吗？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或化成一抹浮尘，或落为一束寂音，只留下一个孤孤单单的你。小可爱，勇敢些，别哭泣，这就是生活。

现世的人要抓住生命的此在，尽兴活在当下，而千万别陷入自制或他造的种种阴影、幻象、魔咒与噩梦中，了悟并超越这一切，便是自由。当然，但愿这只是命运给我们开的小小玩笑，希望科技的昌明早日给我们带来福音，期冀人间的真爱能够感天动地，到时我还可以陪伴你的左右，守望你的成长，与你一道解读其间的细节，涵咏个中的滋味，那将是阳光下最曼妙的故事。

之所以立此存照，将过去数年里的点点滴滴悉数刻录下来，是让你尽量多些知道事件的原委，尽心体尝人世间行走的沧桑，形成完善的人格与独立的自我，自己做出判断与决定，而绝不希望你抱怨生活。生活本无苦与甜，人人逡巡在路上。

不要埋怨你的母亲，她也是受害者，她原本可以拥有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所有幸福，但现在这一切全都改变了，她的生活因为我、因为这场婚姻而彻底地改观。我想，如果当时她另嫁他人的话，这种种的不幸或许就不会发生。要埋怨就埋怨

我吧，是我的犹豫不决把你带到了这个世上，是我的考虑不周让你甫一出世就要面对桩桩苦痛。然而，如若原初果敢一些，也就没有你了。没有你，我还是我吗，我还是如今的我吗……似乎现在对于当时的种种决断不能简单以对或错来评说，一切都在未言尽之中，从而沦为诀期无尽的公案。

你已经和将要经历的种种劫难，皆是我的原罪，父亲要用一辈子来赎。以下，就是赎罪的文字——文字能够赎罪吗？我想不能吧，诗尚不能，更何况普通文字——我知道，这样的一份遗书将会引出诸多的误会，招来无数的骂名，但又算得了什么呢，对于我来说。

除非圣子，谁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自己的家庭。面对生命，面对生活，肉身的人只能选择勇敢，学会勇敢，只有勇敢者才能自救。

愿你幸福，我的天使！



CONTENTS

前记 001

1. 占位	003
2. 外科	019
3. 转科	037
4. CHOP	057
5. 疗程	081
6. 病友	097
7. 反应	111
8. 进食	121
9. 坚持	139
10. 放疗	153
11. 谈话	165
12. 手术	181
13. 生死	201
14. 复查	215
15. 复发	225
16. 离婚	233
17. 感冒	253
18. 中药	273

后记 289





你让厚厚的包袱裹得紧紧地抱了出来，完全一个孩子的眼神，自信地看着这个过于新奇的世界。白皙的皮肤，水晶的明眸，如烟的黛眉，清秀的面庞，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我的天使来到了人间。



占 位

这封长信缘起于一次美丽而又残酷的误会。倘若不是这次天大的误会，我还会继续懵然于尘世间，或功名恣意，或利禄妄为。而这一切的一切，均发轫于如是五字佛谒：占位性病变。如果仅仅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占位”就意味着本来属于人体有机系统的一部分，现在却被不属于这一系统的另一种组织入侵和占领了，自然不用说，人生病了，生大病了，而且极难逆转，或者根本就不可逆转。

那是把你从医院产房接回家后的第一周。这一周，家中里里外外都归清理顺了，小宝贝飞速地成长着，妈妈也一切尚好，但我的情况却越来越不妙。以前再疲惫，睡上一觉就云开雾散了，但这次休息了几天也不见好。进食变得异常别扭，根本吞咽不下，你奶奶看到后很着急，“是不是喉咙发炎了，吃饭怎么这么难受？”

“没事，有点累，过几天就好了。”

“不行的话，去医院检查检查吧。”你妈妈对我说。

“没事，可能在产房熬夜太多了吧，休息休息就好了。”就算情况糟糕成了这样，依然没能引起我的足够重视。但就在当天晚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洗完澡，正要吹干头发的时候，你妈妈发现了一点异样，“过来，让我看看，脖子好像有

点肿。”

“不会吧，可能是睡眠不足，有点浮肿。”我说。

你妈妈不敢怠慢，用手摸了摸，软软的，好像一团水一样。虽然说不出什么具体的原因，但不祥之感还是笼罩着她。

在你妈妈和奶奶的一再催促下，我去了医院。

不疼也不痒，我不知道应该看什么科好。问导医，导医说，脖子肿，多半是甲状腺发炎，要看内分泌科。

在排队候诊的时候，居然遇到了上次保胎住院时的一位病友，颇有几分意外，“你夫人怎么样了？”

他的眉头忧郁紧锁，“孩子没有了。”

“别太难过。不过没关系，等身体养好了，下一个就会好的。”看着他痛苦的脸庞，我又感到大幸，虽然历经几次波折，但你还是顺利地生产了，健康地成长着。而他的妻子只要怀上宝宝就会习惯性流产，几次怀孕最终都早产了，怎能不让人揪心呢。我们同病房的时间还不到一周，也许以后就再也不会见面了，但我还是给他和他的妻子最衷心的祝福，人生的际遇就是如此奇特。

内分泌科的问诊没有任何头绪，我又转看呼吸内科，做了有生以来第一次CT，结果犹如晴空霹雳，你出生带来的巨大欢乐就此消失。

虽然还没有得到最终的结论，但CT显示出肺纵膈区域 $8 \times 10\text{cm}$ 的巨大阴影，让家中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噩梦的降临。随着检查进一步深入，“占位性病变”的字眼开始频繁出现：颈部隐藏着大小各异的肿块，各个内脏器官存在程度不同的病变，脾脏里有 $3 \times 2\text{cm}$ 和 $2 \times 2\text{cm}$ 两个“UFO”，胸腔和腹腔积液严重……稍有医学常识的人一看到这样怵目惊心的检查结果，就知道事态的严重性了。

看着满纸满章频频出现的“占位性病变”五字佛谒，当时的我根本意识不到，我的肉身将会受到一次浩劫，而且我的生活同样将被“占位”。原本周密的职业规划就此终结，一种全

新，可能是迥然不同的生活将会呈现在我的面前，无论我愿不愿意接受。

转瞬之间我就被击溃，眼前的一切变化得太快了，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刚刚迎来新生命的诞生，难道我就要与这个世界说再见了吗，难道父母就非得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孩子的一条生命吗。

你我的生命从一开始就不可分割。

一月前，我还在催促着你奶奶：“预产期快要到了，您还是提前几天来吧。”我很担心你会冒冒失失来到这个世上。或许你与奶奶早就约好了，奶奶刚到，把家中里里外外打扫一番，正准备将妈妈和你接回来的时候，你就急不可待要蹦跶出来了。

还记得那天早上九点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刚刚开机，硬盘还在嘎嘎作响，手机便震动了起来。

是你外婆的声音：“快生了，羊水已经破了。”

我完全傻了，天使呀天使，终于让我等到了这一天，可以看得见你的这一天。虽然这一天我日期夜盼，但真正到来的时候，又是那样的突然。

单位领导知道后，赶紧让我回家，说：“家里安顿好了再来吧，保证母子平安。”

在路上，我用电话告诉你爷爷和大伯关于你的消息，纵然看不见，我也可以想象得到他们早就手舞之足蹈之了，就想早点过来看看你。

我赶到医院，门诊部、住院部楼上楼下找了几个来回，不见人影。自从有你以后，手机就极少让你妈妈用了。联系不上，我正着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在这个时候，你妈妈和外婆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出现在我的眼前。一天没见她了，气色还不错。

“怎么样了？”摸了摸你妈妈的腹部，看上去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晚上就可以看到小屁股是个什么丑样子了，好高兴。”你妈妈乐成一团，十月的孕育，今天就要看到成果了，怎么能不高兴呢。

“我也是。”

“住进去再说吧。”你外婆在一旁提醒我们先不要忙着得意。

很快，我就办好了入院手续，在随后的例检中，B超显示子宫与胎盘有一定程度的粘连，只能手术取出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可能宝宝不是很大。”你妈妈告诉我。

我连连摇头，恍然若失，“没关系，生下来健康就行，平安就好。”我知道，这是那次先兆性早产带来的恶果。

医生在一旁讲述手术可能的风险与后果，听得我汗洽股栗。

“如果同意手术的话，就请在这里签个字。”

“你刚才说的风险这么大，是每个人做都这样大，还是我们这个案是这样？”

看着协议书上的种种风险，我不禁头皮发麻，这和过鬼门关有什么区别。

“都这样的，程序，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万分之一的概率。”万分之一的概率，对于一个人来说就是百分之百。虽然我心里这么想，字还是缓缓地签上了。

“我怕，我好怕。”一直还平静的妈妈在推入手术室的那一刻突然失声尖叫起来。“不怕，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我们都在外面等着你。”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不断宽慰她，慢慢地她也舒缓了下来。

手术室外，奶奶、外婆和我耐心地等待着。虽然我气定神闲，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但心里却七上八下。我的妻子，我的女儿，都在里面，之后的一个小时里会发生什么呢，刚刚签字时的种种描述不由自主地浮现眼前，我能不担心吗。

手术室外人头攒动，每一个孩子被抱出来的时候，人群立刻围了上去，当护士说出“男孩”或者“女孩”之后，马上爆

出一片欢腾之音。当天下午有八台手术，章回小说样的高潮一波接着一波。当最后还剩两台的时候，等候的家人不多了。

“啊——啊啊——啊”，一阵银铃般的哭声穿透厚重的铁门，将我从焦虑中拯救。“一定是她，我感觉到了，一定是！”我大声地对奶奶和外婆说。“应该是。”她们似乎也感觉到了你的到来。

“女孩。”护士的美声将你带到我的眼前：你让厚厚的包被裹得紧紧地抱了出来，完全一个大孩子的眼神，自信地看着这个过于新奇的世界。白皙的皮肤，水晶的明眸，如烟的黛眉，清秀的面庞，无时无刻不在告诉着我，我的天使来到了人间。我们三人马上凑了上来，真想马上就抱一抱。“宝宝。”我轻轻叫了一声，你转过眼来看了一下我。奶奶、外婆也叫了你，你也一一看了看，矜持而又好奇，醉意流淌在我们的脸上。

朝思暮想，你终于如天使般降临到我的身边，那种感觉，难以言状。

奶奶和护士先下去了，我和外婆留下来等你妈妈。又过了半个小时，你妈妈推了出来。“怎么样，感觉还好吗？”我马上过去握住她的手。

刚才还在哭的她，已经沉浸在幸福之中了。

“一点感觉也没有，最开始取出来的时候，没有声音，拍了拍屁股，就开始哇哇哇地哭了起来。一个小医生拿来给我看了看，说，瞧一下吧，是个女孩。”无人能够回忆得起自己刚刚出生的感觉，温暖的羊水与无光的环境应当是一个理想的所在，每个人都生长于其中。而一旦离开，各种各样的噪声，突冷突热的气温，都是不小的伤害，自然会受到极度的惊吓。

看着你们母子平安，我心中念佛，感谢上苍。

你奶奶抱你去称体重的时候，医护人员问要不要留影，每张照片二十元。奶奶说当然要，于是你刚刚来到这个世间不足半个小时的影像就这样永久地留存了下来。

三千五百克，五十厘米。还算一份合格的答卷，这考试不

是对你，而是对我。

我和外婆同护士一起将你妈妈推回病房。

“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点，一定要完全水平，如果出现什么后遗症的话，那都是这一下子抬过来造成的。”医生在一旁大声呵斥着。

我从中间驮起腰部，奶奶和外婆分别抬着头和脚，如履如临地把你妈妈从推车挪到床上。

“体内还留有部分胎盘，与子宫粘得很紧，取不出来，现在取出来会有危险。”

“那怎么办呢，不取出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继续观察吧，如果过一段时间后复检，那部分胎盘不能被吸收的话，就要另行处置了，最好可以自体吸收掉。”

听医生这么说，我如鲠在喉，心有所系。

“饿不饿？”

“一点感觉也没有——现在还不能吃东西。”

看你妈妈还好，我放心了，现在就想尽快抱抱你。

再次见到你时，你已经被捆作一个蜡烛包，放在保温箱里观察。多亏医院想得周到，知道包起来之后，没有经验的父母会好抱一些。不然刚刚出生的婴儿，浑身软绵绵的，就算当过妈妈的也不敢轻易抱起，而对于我们这些半点经验也没有的，那更是无从下手。

我根本坐不下来，在保温箱和病床之间来回窜走着。

“你怎么这样坐立不安的呢，过几分钟就去看一下你的女儿。”

“看他那个猴急的样子。”你奶奶和外婆在一旁笑话我。

保温箱里与你离得最近的是一个男孩子，他的父亲也凑了上来。“怎么了，你看我们家的这个，还在哭，能不能不哭了——你看你们家的这个，一点也不哭，东看看西看看的——真是急死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就能识别得出我的语音，只要

我一说话，你的眼睛就会转过来看我，我一走动，你的眼睛也会跟着转动。

“没关系，正常的。”我安慰他。

“会不会哭坏嗓子？”

“哪里会，把你儿子想象得太脆弱了吧，这样哭几分钟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声音响，身体好嘛。”

你得在保温箱里例行观察一个小时，我只能耐心等待。这时，对面的一对夫妻和我们搭上话，对着你奶奶和外婆“教训”起我来了：

“你看看现在这么大的小伙子，什么事也不会。不像我们，虽然也是第一次得孩子，但做事一点问题没有。”

这对夫妻的宝宝是试管婴儿，孩子出生了，还得留作观察，妈妈也还有一点小恙，暂时不能在一起，老到的爸爸就有很多时间与别人聊天。看着他麻利地照顾自己的妻子，我想孩子出来后，一定也会照顾得非常好的。

“怎么还不从保温箱里拿出来呢，已经过一个小时了。”

“不着急，不着急，到时烦得你恨不得送回去才好呢。”

“用不着那么长时间观察吧，一点问题也没有。”

“来了，来了。”好不容易护士用小车推着你徐徐来到了房间。我第一个把你抱了起来，认真地品读着。这时的你就如同一件最珍贵的艺术品，在我们的手中来回传递着。你看一看，我抱一抱。

你在保温箱里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刚刚出生时的白皙肌肤已经变得浑身红通通的，就如同我们通常见到的婴儿一样。左手手腕上带了个直径不到两厘米的翠绿色小环，上面写着你妈妈的姓名。你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只是看上一眼，就会永记在心，就算手上的环圈弄混了，我也可以轻易地从婴儿堆里将你辨认出来。回家后，我小心将这个环圈取下，仔细地珍藏了起来。

依照老家的风俗，第一口喂到你嘴里的液体不是牛奶也不

是水，而是黄连水。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你，根本不知道苦为何物，十毫升的黄连水一口气就喝了下去。没想到的是，这一口黄连水成了一记讷纬，想想你来到世间之后的日子，完全可以用一个“苦”字来描述。谁的罪过呢……

显然你已经饿了，喝完后不停地咂嘴，又给了你三十毫升牛奶，你毫不客气，还是一口气喝了下去。吃完牛奶，管床护士进来了，“来，小宝贝，我们来练习吃奶。”说着，就把你放在妈妈的胸前。乳头一入口，你的小嘴就飞快地吸吮起来。当时奶还没有通，一滴乳汁也没有，但你还是认真地吸着，发出“吱吱吱”的声响。

“这个宝贝真好吃！”见多识广的护士一边弯腰扶着你，一边哈哈大笑起来，“很多小家伙虽然知道吃，但没有这么好吃的，还吃得这么响，长大了一定是个好吃佬。还有好多婴儿生下来不知道吃呢，个体差异大得很。”

不是小傻瓜，知道自己吃。我心里一阵暗喜，却不敢显现在脸上。对于过来人来说，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惊喜。那些天里，这种淡淡的狂喜就时时在内心涌动着。每家的孩子都一样，但每家的孩子又不一样，永远是自己的孩子最好。

你吃奶的模样人得诗上得画，还没进口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轻轻的哼哼之声，仿佛知道马上可以饱餐一顿了，等吃到口里，声音就有了相应的变化，呜呜呜，感觉就像一匹饿极的小狼一样。

“爸爸快过来，我来教你，怎么擦屁股，怎么换尿片。”管床护士非常专业，也非常耐心。正好，我什么都不会呢。

“现在宝宝拉的是血便便，可能会难擦一点，不过没关系，过几天就好了。看着，注意我的手形，要控制好手上的力道，要擦掉很稠很黏的血便便，又不能弄痛了宝贝。来，你来做一次。”

在她的帮助下，第一次给你擦屁股非常顺利。